

倩女迷魂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二十一・卡德蘭／原著・朝雲／譯



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二十一

倩女迷魂

卡德蘭 / 原著・朝雲 / 譯

倩女迷魂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②①

著者	卡德蘭
譯者	朝雲
出版者	明遠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
	電話：H 6 1 6 6 8 3
發行所	明遠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
	電話：H 6 1 6 6 8 3
印刷所	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
	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
定價	港幣6元 外埠美金1.5元
初版	1 9 8 0 年 4 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*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第一章 一八〇〇年

奧德里伯爵瑪德斯打着呵欠。

若說有事使他厭煩，便是青樓妓院。

他從沒在那些場所找到樂趣，或令他傾心的女人。

但今晚他無法拒絕東道的邀請。他的東道正忙着寬慰幾星期前被皇室趕出的威爾斯王子。

瑪德斯想着王子的遭遇。

不只是王子的婚姻引來禍患，他和嘉姬女士的愛情更是鬧得難分難捨。

風流放蕩的王子很討厭他的妻子——卡珞琳公主，於是他想與赫白夫人重拾舊歡，以填補情

感的空虛。

十二個妙齡少女在台上演着「維納斯的歡典」，瑪德斯並沒被她們吸引，他仍在想著王子的風流韻事。

九年來，瑪德斯是這王位繼承人的密友。

嘉姬成熟的風韻，也只能迷住王子一時，王子終究會離開她。這點，瑪德斯並不驚訝。

問題是嘉姬並非那麼容易擺脫的女人，她的頑固使得王子束手無策。

王子婚姻的破裂，主要由於嘉姬女士的破壞。

卡洛琳公主未嫁給王子時，嘉姬已經把王子迷得神魂顛倒，也代替了赫白夫人在王子心中的地位。

王子和卡洛琳的婚姻，無可否認是皇室的錯誤選擇，但至少能促進兩國結為同盟；誰知道嘉姬女士對王子的糾纏破壞了皇室的計劃。

「他怎會笨得愛上嘉姬呢？」瑪德斯自問著。

也難怪赫白夫人要大發醋勁。

嘉姬女士與多情的王子一見鍾情後，他與赫白夫人溫馨的情感便遭受極大的威脅。

嘉姬會追纏王子是必然的。他除了有令人羨慕的地位，人也長得英俊聰慧，風趣博學，多才

多藝，是一位理想的伴侶。

加上嘉姬女士也是大家公認的美人。不知有多少男人這樣讚賞她：「她的風姿媚麗，令人無法不動心。」

就是女人也用羨慕的眼光望著她說：「自嘆不如！」

事實上，嘉姬比王子大九歲，但就算她已做祖母，王子也會追她。他一向喜歡成熟的女人。嘉姬要使尚帶稚氣的王子對她傾心，真是易如反掌。她成熟老練的手腕再加上天生麗質，王子那抗拒得了。

她是一位四十來歲的女人，王子不但深深地爲她着迷，而且衷心的愛她。

「他怎能這樣對待我呢？」赫白夫人曾哭着對瑪德斯說：「他還在嘉姬女士的指使下寫信對我說，他已在別處找到真正的愛情。」

「赫白夫人哪，王子恐怕已對嘉姬百依百順，只好切斷和妳的關係。我聽嘉姬說妳是一位羅馬天主教徒，因而王子與妳交往頗受外界指責。」瑪德斯回答。

「多可怕的謊言！」赫白夫人叫着。

「她也常對我說，要是王子不認識妳，今天也不會弄得滿身債務。」瑪德斯說。

赫白夫人聽了有點生氣。

她心裡有數，自從她和丈夫離婚後，王子在她身上花了一筆極可觀的錢。

不管如何，瑪德斯認為王子並沒有真正的想拋棄赫白夫人。王子心中最如意的打算是和這兩個女人同時維持良好的關係。

只可惜，赫白夫人絕無法忍受嘉姬的介入，不斷與他爭吵，而弄到被遺棄的下場。

五年前，王子和赫白夫人的關係完全斷絕，並且對國王說若能償清他的債務，他才要考慮和卡洛琳結婚。

王子的朋友都寄望他會答應婚事，還清債務。但他欠下了六十三萬英鎊又如何還得清呢？

他們也希望王子能把他和嘉姬女士不正常的關係作個了斷，但王子與她越來越親密，並讓她居住在卡羅頓宮邸的鄰近。

卡洛琳公主把一切錯誤歸罪在嘉姬身上，責罵她是個「老巫婆」。等到王子也有同感時已太遲了。

瑪德斯一心一意回想過去，剎那間才發覺舞台上「維納斯的歡典」已演過大半場。

那十二位妙齡少女，據保證，都是「純潔的處女」。她們圍着哈雷夫人扮演的奧貝莉亞女王歡舞着。

歌第·哈雷在波瑪的國王廣場經營歡樂宮非常有名氣。

她雖已人老珠黃，但也賺了不少錢。瑪德斯猜想，她不久可能會退休。

她的確把倫敦一帶娛樂場所的水準提高了很多。看看今晚聚集在這裡的人，可說貴賓如雲，再找不出任何一家沙龍如此光彩。

今晚以威爾斯王子爲首，共有二十三位貴賓，另有五位衆議院的議員。

桌上的菜餚可說是山珍海味，酒也是最上等的。大家既已同意分攤今晚的花費，哈雷夫人自然得讓每個人盡興而歸。

除了舞台上千嬌百媚的少女，台下每席也各有一位漂亮的女伴，爲每位貴賓做最體貼熱情的服務。

瑪德斯的女伴是伊娃，她自稱爲比利時人，但瑪德斯看得出她是法國人。

伊娃是機伶聰慧的女孩，尤其是那雙充滿魅力的眼睛，送起秋波來，真令人魂飛九霄。

但是，在瑪德斯的眼裡，那不過是勾引客人的小技巧罷了。他感到有些惱怒——伊娃竟然用纖細的手勾住他的脖子。

「你怎都不講話呢？」伊娃很熱情的說。

別的男人或許會爲她這種調情動心，但瑪德斯幾乎又想打個呵欠。

「我是討厭看『啞劇』。」瑪德斯說。

伊娃更貼近他說。

「是嘛，看台上的啞劇多無聊，聚餐快結束了，親愛的，跟我來，我的表演一定會滿足你。來嘛！」

那些貴賓喝得差不多了，個個半躺在沙發椅上，盡情的和女伴或者和剛演完舞劇的薄衫少女調情。

瑪德斯注意到王子也把煩惱拋到天外，縱情的享樂。

但一到早上，那些煩惱還是要重回心頭。

他最大的困擾就是嘉姬毫不放鬆的追蹤。

「幸好今晚嘉姬沒有來。」瑪德斯自語着。

瑪德斯的內心也浮出一股怨氣，他想着自己和蘭汀女士的交往，也幾乎陷入和王子同樣的窘境。

「爲什麼女人總是不罷休！」他火怒的自問着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伊娃問他。瑪德斯才發覺他把內心的事都抖出來了。

伊娃熱情如火的雙唇貼在他耳邊細語：「我的愛人，不要理他們，我們自己來享受一番，好不好？」

瑪德斯推開她。

「很不巧，我突然感到不舒服，請替我向哈雷夫人致歉，並且謝謝她提供這麼多采多姿的節目。我先走一步。」

「噢！不要嘛——」

瑪德斯塞一把鈔票到她手中，她才安靜下來。

瑪德斯悄悄地走出歡樂宮，穿過國王廣場，找到他的馬車。

「回家。」他吩咐馬伕。

馬車走向聖詹姆斯大道，經過布克利街，到了布克利廣場。

奧德里大宅的庭院很優雅，大宅更是豪華。瑪德斯的父親很注重建築，他把這大宅整建得與卡羅頓宮邸一樣堂皇。

奧德里家族的財產，在英國貴族圈中數一數二。

他走過大理石廳堂，心中仍為今晚無聊的餐會感到悶悶不樂。

他走進書房，從房裡的窗戶可看到後院的花園。他一不愉快，就會到這裡靜坐。

男僕布爾特在他尚未走到書房前已先為他開好門，並恭敬的告訴他：

「有封簡函在您桌上，送信的男僕叮嚀我說那是急件。」

瑪德斯沒回答他。他看着簡函，瞧一下簽名處。

「又是她！怎麼還不死心。」他自語著。

他不想再下去，心情散亂的跌坐扶椅上，接過布爾特爲他倒的白蘭地酒。他靜坐著，男僕也悄悄地掩門出去。

他茫然望著牆上幾幅魯賓士的畫。

房間除了幾幅畫，都擺飾著書冊。

面對著那些五顏六色的畫，盤繞在瑪德斯心中的是妮薇·蘭汀美如仙女的情影，和她那堅決的眼神。他知道蘭汀和嘉姬一樣，都是很難擺脫的女人。

雖然蘭汀只有二十五歲，但她的手腕並不亞於嘉姬。她如夏娃般聰明，絕不放過亞當。瑪德斯知道他她就是她心目中的亞當。

她十七歲時就嫁給一位老紳士，不久他中風癱瘓了，蘭汀便如一陣旋風吹來倫敦。

她貌如天仙，風韻高雅，而且很富有。

還有，她那柔情似水的面孔，使人無法想像她的脾氣竟是暴烈如火。她在倫敦的情人一個換過一個。

直到她碰到瑪德斯，才算是第一次被男人征服了。

瑪德斯有點後悔，要是不被這女人迷住，如今也不會落得進退兩難的下場。

像蘭汀一樣，瑪德斯也是第一次對女人放出自己的感情；以前從沒一個女人能打動他的心。而可惜打動他的心並不表示「打進」他的心。

如果說嘉姬在困擾著王子，那麼蘭汀便是在追纏著瑪德斯。

蘭汀女士兩天一張簡函，三天一封情書，再加上每天對瑪德斯的緊迫盯人，真使他吃不消。她從不顧別人的閒言閒語，有事沒事便跑來奧德里大宅求見瑪德斯。

她真有一套，不管瑪德斯是在公園散步，在劇院聽歌劇，在沙龍與友人閒聊，她都會突然出現在他身邊。

甚至他去王子的卡羅頓宮邸參加宴會，蘭汀也總會「突然」駕臨，在宮邸門前向王子請求入席。一向憐香惜玉的王子當然不會拒絕她，而瑪德斯也無可奈何。

只有今晚，像是奇蹟出現一般，嘉姬沒到歡樂宮糾纏王子；蘭汀也沒有去那兒盯著瑪德斯。瑪德斯想着，王子今夜縱情歡樂，明天又會開始愁眉苦臉對他抱怨嘉姬女士的麻煩，他又如何夜夜祈求能與赫白夫人重修舊好。

王子很為難的躲避著嘉姬，而赫白夫人也以報復性的心理躲避着他。

赫白夫人雖已放棄遠住布來登的計劃，她賣了大片地產，很悠閒地居住在埃羅林城岡的小屋

子。目前她仍拒絕與王子重修舊好。

「覆水難收」，赫白夫人曾如此告訴瑪德斯。

瑪德斯也替王子送過一張精緻的畫給赫白夫人。那是理查爲王子畫的，畫上只有一對王子充滿渴望愛情的雙眼，並附了幾個字——「拯救我，吾愛！」

赫白夫人雖收了畫，却拒絕和王子見面。

「沒有她，我會瘋！我會死！」王子如演戲般的對瑪德斯狂呼，「她是我的靈魂！我不能沒有她。」

瑪德斯知道，就是王子真會爲赫白夫人發瘋，他也幫不上什麼忙。

「我們的處境畢竟不同。」瑪德斯自語著，「蘭汀雖棘手，然而不像嘉姬會招來禍患。但我也不能任蘭汀如此胡纏着我。」

瑪德斯閉緊雙唇想着，蘭汀使他的行動受到很大的束縛。

他知道有不少女性爲他的冷漠而心碎。

這是難免的，他俊挺迷人，對異性十分冷漠，却使得不少女人瘋狂地追求他。

她們總是這樣想，前面一個雖然失敗，下一個却可能使瑪德斯傾心。

事實上，瑪德斯面對她們時，也總表現出，這次他可能真會動心了。

但後果總沒兩樣，她們很快就知道，她們的想法錯了。

瑪德斯一開始與女人交往都表現得很大方。他對身邊女人的禮貌很周到，而他的見識智慧在當代社會算是第一流。此外，他在滿足女人慾望方面，沒有一個女人會不稱心的。

但他與女人的交往都是到此為止。

沒有一女人能真正打入他的心靈。

一番熱吻或一夜春宵後，女人無法再從他身上得到什麼。

「你很不盡人情。」一位可愛的女士對他這樣說：「你自以爲了不起？不屑於和女人過分親近。」

瑪德斯以熱吻化解她的憤怒，但她知道，一旦瑪德斯離開她，他們很快就會變得像陌生人。

「瑪德斯呀！」他一位親密的朋友喬治隊長對他說：「如果你換馬像換女人一樣，那全城終會找不到一匹你沒騎過的馬。」

瑪德斯聽了不禁笑起來。

喬治隊長曾和他並肩作戰，經歷不少危險的戰事，兩人是莫逆之交。

「女人是禍水，我永遠不想結婚。」

「但最後你還是非結婚不可的呀！」喬治和他爭辯著：「必須要有人來繼承奧德里爵位和家

產呀！」

「我有許多堂親、表親，我可以選其中一位來繼承，不是更省事嗎？」

「你現在還年輕力壯才會有這種想法，等年紀老邁時，你便會知道我說的沒錯。」喬治繼續說：「等你老了，總不能還是這般浮華，女人一個換過一個。」

「也許你說得沒錯。」瑪德斯回答：「現在我已厭倦這種疲於應酬的生活，真想去偏遠的地方找間小房子隱居起來。你知道嗎？我在却里斯附近買了一棟合適的小房子。」

「噢，你要仿效查理二世呀？」喬治嘲笑的說：「可惜你不像他，查理對他的女人很忠心，你呢？」

「他最後還不是與芭芭拉不和。」瑪德斯反駁。

喬治又很知心的對他說：

「蘭汀的丈夫已快離開人世，到時，很難說她不會把你抓進教堂……」

「絕不可能！」瑪德斯有些氣憤的說：「喬治，不是告訴你很多遍了嗎？我不想結婚！就算要結婚，新娘也絕不是蘭汀。」

「她戴起奧德里家族的金冠，必然是一位絕世美人。」

「可能吧，但我們的奧德里金冠輪不到她戴。」

瑪德斯講著，全身却起了一陣疙瘩。彷彿蘭汀熱情的手臂又緊緊的環住他。

他從沒遇過像蘭汀這麼死心眼的女人，不管如何，他下定決心，不做她的俘虜。

「當然啦！喬治，我必須走得遠遠的，躲開她，或許我可以再去從軍。」

「軍隊不會歡迎你。」喬治說。

「你胡說，為什麼不歡迎我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是當今的猛將之一。」

「這我倒不否認。」他回答：「但他們不會讓你去戰場，頂多讓你做行政官。」

瑪德斯沒講話，喬治繼續說：

「送你上戰場，萬一你被敵軍俘虜，以你現在的身價軍隊可出不起錢贖你回來，所以他們或許讓你從軍，但絕不敢送你去海外作戰。」

瑪德斯躺在椅子上，想着和喬治的對談，他說的並非全無道理。

但他自己所說的也沒錯，他不能繼續待在倫敦為可憐的王子出主意。在倫敦永遠躲不掉蘭汀的追纏。

一想到明天王子又會哭喪著臉對他說他的困境，瑪德斯內心更加厭煩起來。

除了王子的訴苦令他頭痛，明天蘭汀又不知會在什麼時候出現在他身旁或者來敲大門。

「我要到鄉下去！」瑪德斯決定。

他起身，拉一下鈴，喚來布爾特。

如果他去賀德海濱的奧德里別墅，蘭汀必會跟蹤而至。

他以前也到郊外的別墅躲她，結果蘭汀每到夜晚便會出現在那兒；她這樣做只讓瑪德斯更討厭她。

瑪德斯瞭解她是一位爲愛而不顧聲譽的女人。

她也知道瑪德斯對女人的態度，但她自認絕對有辦法贏得瑪德斯的歡心。

「噢，我的天！她真以爲我那麼容易上勾。」

瑪德斯心中突然想到一個主意。

前天，他的秘書拉罕先生拿給他一封鄉下家產管理員寫來的信。

瑪德斯如一些大財主一樣，把地產分置各鄉間，每一處都設有一位管理員，爲他處理地產的收入；他們每個月都要寫信給拉罕，報告管理地區的情況。

如果沒什麼重大事情，這些信件都由拉罕處理，一旦有嚴重事件發生，才會把信交給瑪德斯親自處理。

前天那封信就是報告一樁緊急情況，拉罕扼要的劃出幾行讓瑪德斯讀：

「最近伊薩克斯的農工很不安定。自從隔鄰的大地主勒德先生死後，他的兒子卡斯繼承遺產